

散文組優選獎作品

U

許閔淳

許閔淳



／ 作者簡介 ／

1991年生，散步之人，喜歡海和夢。現為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生。曾獲東海文學獎散文新詩、中興湖文學獎散文首獎、打狗文學獎、中區寫作金質獎銅質獎

／ 得獎感言 ／

寫東西對我而言一直是件寂寞的事，像潛到深海中走路，有時候在深海中走太久便感覺窒息，上岸晃蕩太久又感覺過於乾燥。這樣反覆的過程久了便會漸漸明白，無論多麼孤單，潛入深海中已經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或許是耽溺於這種孤單所帶來的巨幅靜謐。很開心有人在深海中捎來光亮，照亮某部分的自己，雖然光總會褪去，但也足以生成一些繽紛閃爍的浮游，謝謝。

有時候四周所有人事都會混黏在一起，不分色塊、不分大小，就那樣所有事物都混在一起，彷彿上空升懸著巨大的攪拌機，將一切攪拌得糊糊的，然後所有的意念與行動都會在這樣黏稠的氛圍中化為其中的一部分，消失在記事本與腦海中，等到這團黏糊終於退去時，好像從遙迢的夢中走回來，四周所有的事物都瀰漫著嶄新的陌生氣味。

這樣的時刻其實令人感到害怕，卻又無法輕易的從這些黏糊中抽身，就算抽身了，身上還是會牽附著那些黏液。黏液將自己與周遭所發生的全然分隔開來，完全被包覆在其中，從黏液中看出去，所有的事物都被覆上一層斑黃或墨綠色。必須花很多的力氣與時間才能讓這些黏糊馴良地退回它們居住的荒涼穴居。

這種狀態如水，但其實又非水，努力滑動手臂、輕拍雙腳渴望前進，才發現它們的膠稠的力量大得嚇人，完全無法動彈，努力了幾天仍無斬獲，只好任憑自己在這樣的膠著中，如落入一張巨大蜘蛛網，無法往前也無法後退。我感到黏液滲入自己的皮膚，一點一滴地使血液凝固，感到全身的硬骨都快被這可恨的黏液拆毀。

「真的很恐怖。」忍不住打開臉書和朋友分享這樣的感覺。

但黏液不會因為分享而被稀釋或減少，那樣的心情仍然流轉在身上的每個部分，荊棘藤蔓般的布滿全身。

「最近有遇到什麼事嗎？」朋友快速回覆。

「沒有。」

「暫時性低潮？」

我決定停止繼續說話，因為那樣只不過會陷入更多的問句與謎團，或是到最後把對方也攪和得混亂，也許本來就不該放任這些鬱鬱的心情在他人青翠的草皮上漫走。

黏液甚至無聲地在夢境的天花板上緩慢低落，積累到一定的重量時，那條長長的線會啪一聲斷裂，然後夢境中的所有也會變得像現實般黏糊。面對這樣緩慢無聲的侵略，我感到短暫的氣憤，但那樣尖拔的氣憤也很快地就被那些黏糊糊的液體吞食了，然後一切又恢復到黏糊糊的狀態中，無聲無息、無愛無恨。

這是一種殘與癱瘓，我深深地明白，這樣的癱瘓經常在生活過分熱烈激動後產生，在熱烈緊湊的生活中必須精神抖擻地處理每件正事，必須將洶湧而來的各項事情分類切割，大塊的先處理，細碎的便掃到角落。

「前陣子忙到腦袋幾乎迸裂，暴露太久，便只想把自己裝進那如破損後的天空所流出的大量昏黃福馬林罐子，裡頭的生物無論張眼、閉眼都非常的靜謐，想把自己完全浸泡在那甚至達到駭人地步的靜謐中，完全靜止，或是把全世界都泡到福馬林裡，然後孤單就會成為一件自然且莫須有的事。」

在一個擱置許久未回覆的對話框中打下這樣的字句，猶豫著是否該將這段文字送出，沒想到的是，這段話彷彿預言成真，那些黏稠液體絕對與福馬林脫離不了干係。

法國有一個畸形博物館，裡頭擺滿大大小小的罐子，裡頭全都是畸形的各式生物，連生的牛與豬、腐爛的乳頭、雙頭胎兒等等，我出奇冷靜的瀏覽著網頁，昏黃的福馬林，如同一個又一個被人遺忘的黃昏。

黃昏，尤其是那種濃烈泛黃的，並且從遠方傳來垃圾車若無其事、輕快的「少女的祈禱」的那種黃昏，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感到這樣的黃昏使人深深地陷入絕望，世界與人都會忽然變得非常悠遠，覺得自己好像從來沒有來到這個世上過，我想也許跟垃圾車那不斷捲入垃圾的黑洞與輕柔音樂有關，因此在瀏覽那個法國畸形博物館的網頁時，我相信他們只是被困在某個這樣的黃昏中。

盯視著那些駭人的畸形胎兒，的確像外星人般，腫脹的大腦、歪斜扭曲的五官、攤敞而出的腸胃，我想這是黃昏的威力，黃昏確實有能力使人、使一切歪斜變形，如狼人在月圓之夜發出狼嚎後會成狼，而有一部分的人在這樣的黃昏中也會變形。

無論是黏液、福馬林、黃昏，那都虛幻而真實的描繪著一種受困的狀態。

我也被困在一個濕黏且暴躁的夏季裡，那個夏季忽而缺水忽而暴雨肆虐，生活也跟著一下子吸水膨脹，一下乾涸萎靡，我非常非常的思念冬日的安靜與冷，以及那幾個能夠理解我對冬日偏執的朋友，然而他們在這個夏日漸漸溶化了，凝固過後也再也不是同一個人，我深深的明白這個道理，分子的排列全都不同了。在這樣悶熱黏潮的夏日，我一直在想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為何身邊的許多人都溶化般的消失了。只能獨自走進那個隱身在喧鬧夜市的 U 型巷子。

U 型的巷子與外面的世界隔閡，往上看有整片瘀黃的遮雨棚，陽光從上篩落時便黯淡了一分，巷口右邊是一家掛滿衣服、散發著濃厚濕氣的修補衣服店，左邊則是一家柑仔店，賣老牌醬油與吃食，後面一點有百元理髮，全都是一些過時且蒼老的店。一過 U 型彎便會看到一家剉冰店，當然也

是復古風，那個夏日我經常一個人走到這裡吃冰，不為了排解皮膚表層的濕黏與生理的燥熱，只為了一個人窩在這裡思念冬日的冰涼。

獨自坐在這 U 型巷弄內，像是坐在水槽下方的 U 型水管，裡頭潮濕晦暗，而且裡頭全是不認識的人，他們就像溝渠中會出現的小黑鼠或浮游生物，我靜靜地觀察他們，然後繼續低頭吃冰與思念冬季。

吃完那小冰山後，我會一直望著那淤黃的遮雨棚，我喜歡它篩落暗色系的陽光，充滿整個小巷的感覺，像從發霉木抽屜找出的一疊老照片，也像福馬林，整個 U 型小罐裝著整杯的福馬林，我們在裡頭被浸泡，如此安靜，有時會被這個小巷深深感動，這裡頭所有的老舊與昏黃或許意味著受困，但也意味著一種守護。守護著什麼不要被外在喧鬧的文明所侵襲，就像我的內心也一直守著一塊很舊很舊的貓眼石般的東西。有時候我覺得這條巷子和我同樣孤單，它也像我近日的人生縮影，U 型谷。

高中的地理課本上介紹的冰河地形，冰河侵蝕作用形成的谷地。當冰河順著傾斜的山坡向下移動，山谷就會被沖刷、侵蝕。等到冰河融化或解凍，就留下一個山谷，類似字母 U，常常散落著被冰河運來的小石塊。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冰河便那樣無聲息的流進我的生活，緩慢而冰涼地將我的生活磨出一個低低的 U，有些時刻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到那個 U 的弧度，低沉地發出聲音：「你有什麼地方被磨掉了喔。」其實並不討厭這個 U，它像一個祕密般的谷地，裡頭流淌著冰河，我經常從那幾乎九十度的懸崖慢慢地吊著鋼索而下，裡頭只容得下自己一個人，所以完全不必在乎他人的聲音，也因此不必變換聲音來成就一首同調的曲子。

但後來我發現原本只有一個 U 的谷地上面磨出了更多更多的 U，有的重疊使那弧度深陷，有些分散錯落在各處，使各處都充斥著如痘疤般的凹槽，我學會在看每件事情時潛入更深的弧度中，在那裡看見一些比冰河更沉重的事物，並且在這個谷地裡發現世界的另一種樣態，其實某一部分是極為荒唐的。

不斷地沖刷與侵蝕，U 型的最底就那樣無聲地被磨得更深，像一口斑駁生鏽的井。

在深井中忽然明白了許多事，好像忽然跋涉到一座未曾到過的高山，從那座山上鳥瞰的世界是極為不同的，許多積累於內心許久的模糊灰色感受，都因為這個新的井口視角而

變得極為具體清澈，然而卻又同時的感覺自己是沉在那個 U、那口井的最底部的，這是一種相當矛盾撕裂的感受。

與一位許久未見、僅存的朋友聚餐後，他用很抱歉的文字告訴我他感到很沮喪，好像忽然聽不懂我說的那些抽象事物了。我呆看了他的留言許久，感覺到他也將在這個夏日溶化，不知如何回應。我想他是跌到了我的 U 裡，其實那冰河是極滑的，也或許他看見了在福馬林中，那個畸形的我。我沒有和他說出我內心真正的感受，因為那又是另一串的隱喻和象徵，但內心是黯然的。因此，我開始嘗試將那不斷侵蝕消磨的冰河掃開，如同掃開大片大片充滿隱喻的文字，或是試圖將那個 U 型溝壑填滿，像是將自己冰涼的體內塞滿一朵又一朵朵滯的棉花，然後相信一切都會充飽、都會好了。有時候多麼強烈地希望這些使人感覺到冰痛凹陷的事物不要再流進生活中了。我不發一語地關閉對話框，然後放聲大哭。

我在暗處捧起那個裝著黏液、福馬林黃昏、與畸形自己的 U，像一個脆弱無蓋的玻璃罐，接著將它們嘩啦嘩啦地傾倒出來，它們被倒出後很快便乾竭皺皺了，我將那個什麼也沒有的 U 倒放在桌上，成為一個小山丘，偶偶地攀爬上去，發現那裡仍然沒有一條好路、仍然沒有一個得以生存的語境。許多的人事早在冰河來時就被磨開了，我無法離開那個 U，那裡只有我自己與零星的幾顆石頭。

披著一身福馬林般的黃昏繼續跌跌撞撞的過著。那個夏季，幾乎放棄尋找那些溶化的人事。然後我遇到了阿輪。

阿輪的本名是什麼其實我從來不知道，他總是用輪椅颯車，又有一張凹凸不平如黑輪般的老臉，因此我私底下稱他阿輪。他總在我值班時來和我攀談一些小事，起初我會耐心的聽著他講許多小事，但後來也漸漸地感到厭煩，他其實有一張，不好看的醜臉，皮膚滿是坑洞、大小瞇眼、大暴牙，還有一頭永遠看起來都油膩的長髮，他會從輪椅上一跛一跛的走到櫃檯來，抬起那張歪斜不勻稱的臉，滔滔續續地和我閒聊，也會在路上看到我時急速地用輪椅颯過來我旁邊，我總是很好奇地問他不怕跌倒嗎？他說還好啦習慣了。然後繼續在我身邊喃喃自語。

雖然感到厭煩，卻因為值班離不開櫃檯，只好繼續聽他用不好聽的含糊聲音講著一些不知道是不是真實的事，有時候阿輪也和別人攀談，他走了後，會聽見他們用一種終於解脫的語氣慶賀，並且碎念著他的可笑與煩人。阿輪反覆訴說的主要內容是他的前女友與他的病。或許因為他反覆太多次，或也許我始終以一個世俗的既定觀念不相信他會有女朋友，因此我其實不把他說的那些話當作真實的，有一搭沒一搭地敷衍著他。

「唉，女人就是這樣啦，看到更好的就走了，我之前對她多好啊。」「唉，我的醫生跟我說啊『你就等死吧，沒藥醫了。』人生無望啊，唉這種病就是這樣。」阿輪用他那大暴牙的嘴巴眯著大小不等的眼睛，看起來實在有點，不，應該說是相當，猥瑣，他總在傍晚我值班的時刻說這些話，我始終採取一貫的敷衍話術應對。某一天我心情特別焦慮，當阿輪又抬起臉反覆相同的話語時，我只冷冷地問他：「喔？你那麼確定那女生真的把你們的關係定為情人嗎？」

忘了阿輪是怎麼回答的，忘了他是抬起那張黑輪般凹凸的臉說：「當然是啊！」還是低著頭說：「或許是吧。」但我記得他最後駕著電動輪椅漠入整片潮濕黃昏的模樣，那樣的歪斜那樣的空洞，他在那罐小小的福馬林中加速，然後四周湧起密麻的氣泡。

殘疾者阿輪駛向他永恆的黃昏、永遠的福馬林中，在那裡被醃漬成更畸形的模樣，他在裡頭發出聲音，努力睜大眯眼，所有人還是看了他一眼就匆匆走了。其實他只是想打破這個罐子，我又何須揭穿他呢？我感到極為劇烈的罪惡感鋪天暴雨般降下，暴雨中我忽然明白了對他的惡之巨大，以及，自己其實並不比阿輪更健全。

「很抱歉，我實在不能明白你說的那些抽象事物。」周圍

湧現一片嘩然的嘲笑聲，呵呵呵、呵呵呵，如魔幻電影中那種不斷繁衍增生的、有著恐怖人面的花朵，笑聲尖拔成嘻嘻嘻嘻，我用力摀住耳朵。

瞬間，朋友的留言、阿輪難聽的聲音、我的眼淚、在黃昏中駕著輪椅的阿輪，全都蒙太奇效果般快速閃現我濕潤的眼前。

我猜想阿輪的世界中沒有不斷侵磨下探的U型谷與冰河，但也或許有，可能是W、V，有著生澀未磨的銳角，但他絕對也被困在黏稠的福馬林黃昏中，他拿起他尚未磨整的W和V試圖敲碎那些黯黃的黏液，不斷加速他的電動輪椅試圖衝破一切抵達清晨的光白，如同我試圖割開牽絆我整個人生的U，以及將裡頭裝滿的黃昏傾倒乾淨，然後我們都可以起身迎向一個沒有黃昏的亮白國度，在那片雪白中，我們都可以放心地隱喻與說話，我們可以被容許在殘之中虛構健全，沒有人會質疑這些是否真實，沒有人會拿起鏟子將什麼重要的事物連根鏟除。

糾纏

生活磨難，每個生命難免因而產生變異，或變形變態，或縮躲窩藏，或豎起牆垣揚起幡簾來孤立自己。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口無法與人溝通讓人明白的孤獨深井。得獎這篇文章〈U〉，作者反覆用膠稠的黏液、福馬林、黃昏、冰河磨切出的U型谷等荒涼、畸形意象，精準的陳述如此被困住、被癱瘓的心境。

五千字篇幅不算短的散文書寫中，反覆使用這幾種相同意象，確實有點冒險。這手法的好處是造成讀者幾乎喘不過氣來的張力，這綿密壓力是這篇文章的成功之處，自然，也造成這篇文章不容易閱讀、也不容易讀懂的缺點。幸好作者懂得用些對話和事件來沖淡一路繃緊的文意。

世事原本如此，優缺點並不絕對，之間的掌握，恐怕攸關作者生命歷練與生命哲理的透析度。年紀輕輕，就能寫出如此富含生命哲思的文章，委實難能可貴。